

## 開放文學－社會奇情－雲仙笑 都家郎女妝妍婦 耿氏女男扮尋夫

詩曰： 婦人誰不說貞堅，十載之中幾個賢？

柳絮遇風隨路去，桃花無主隔牆妍。  
香閣若使都如玉，烈女應知不值錢。  
但願雨雲無入夢，民風樸實過千年。

這首詩大概勸人不要姦淫的意思。常言道萬惡淫為首，怎麼如今的人，遇著婦人略有幾分顏色，便不顧利害，千方百計必要弄他上手才祝然這個緣故，卻不是漢子尋女人，乃是女人尋漢子。即如大戶人家深閨內院，不消說尋常人不能夠進去，就是親戚也不容易走到；偏有那些從不識面的，任他出入，毫無顧忌。至於小戶人家，不惟沒有深閨內院，連那臥具也擺列在門首；不惟親戚容易得見，連那尋常人也不迴避。萬一有行奸賣俏的，即時叫喊起來，不要說鄰里知道，可以助一臂之力，就是行路的也能協力擒拿。為什麼那些婦人便默默的承受？我常聽得人說，四川成都府有一個太守，姓魯，名永清，做官最是清廉，斷疑難的事，無不頃刻明白，再沒有冤枉獄。

一日他正坐堂理事，只見有許多人，簇擁著一個婦人上來回稟，說是為姦情事體。原來地方有個潑皮，把妻子妝做美人局，慣哄那不識竅的子弟。自己假做遠行，打聽那人將要成交，便歸來拿住，要殺要告。那人慌張，遂將金銀買放。如此也不止一次，恰好這人也落這圈套。

當下魯公即便審鞫。一個說是和姦，一個說是強姦。魯公躊躇半晌，便叫有力的衙役，把那婦人的衣脫下。婦人竟殺豬般叫喊起來，兩隻手扣住，不肯放鬆一線。那個衙役到被他弄得筋疲力荊魯公看這光景，遂喝住手，叫婦人上來，要他供作和姦。那婦人不肯。魯公大怒道：「你若肯守貞節，連衣服尚且不能弄下來，卻怎麼姦你？」婦人便不敢再辯。魯公竟將和姦決斷，眾人沒一個不稱快暢。

這等看起來，可不是婦人招攬漢子，那漢子不曾尋趁婦人。

又有一件，往往為著這事，把丈夫兒子當作冤家相待，偏要生計謀害，到底後來自己也不能保全。我不知他的心腸，是怎樣生的，只圖一時快活，便做下沒天理的事。

正是：

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

話說明朝崇禎年間，湖廣荊州府，有一官人姓平，名德表，字子芳，妻室耿氏。父親平雲峰，開個綢鋪過日。

母親薛氏，已是亡過。雲峰平昔最愛酒色二件。只是酒還熬得兩三日，獨有色上，再不肯放空一夜。自從薛氏去世，甚覺寂寞，勉強挨過月餘，忙去尋個媒婆，續娶了丁氏。那丁氏一來年紀小，二來面龐俏麗，三來極喜風月，甚中雲峰之意，便著意綢繆。不上一年，竟把一條性命，交付閻家。子芳料理喪葬之後，便承了父業，依舊開張綢鋪。不覺過了年餘，幸喜家中安樂。

獨有丁氏，正在青年，又有幾分才貌，怎肯冷落自守，每日候子芳到店中去了，便看街散悶。原來子芳的住居，卻在一個幽僻巷內，那店面另在熱鬧市上，若遇天雨，就住在店中，不十分歸來，故此丁氏得以門首站立。

一日，正在那裡閒看，忽見一個少年走過，把丁氏細細瞧著。丁氏回頭一看，你道那少年生得如何？乜斜眼，最能湊趣；頑皮臉，專會挨光。何方偶見嬌娃，雙腳時常走走。有日相逢石女，一心也要鑽鑽。遮臉偷窺，任是寒天亦帶扇；裝身賣俏，縱然臘月不穿綿。劫寨偷營真上將，彩花覓蕊大先鋒。

當下丁氏看見，忙自閃立門後張他。真個那少年可愛，直等他走去，然後進來。卻自想道：「此人這等風流俊俏，怎能夠與他相知一番，也不在為人在世。」心上雖如此說，但不知姓甚名誰，又無傳消遞息的梅香，顯見得是乾相思了。正是：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不題丁氏思慕之情，且說那少年是誰。原來是本地一個富家子弟，姓都，名士美，年紀不上二十五、六，最愛風月。娶妻方氏，甚是端莊，就是言語，也不肯戲謔一句，那被中恩愛，更自可知。因此士美不甚相得，專在外面尋些露水夫妻。自從見了丁氏，遂時時探聽。知是子芳的繼母，卻無門路可入，只索放在一邊。

話休絮煩。卻說耿氏，一日因天雨，知子芳已不回家，自己出去關門，只見一個婦人在那裡避雨。看見耿氏，道個萬福，遂對耿氏道：「適才望了親戚回來，不想遇著天雨，借宅上暫憩片時。如今卻不肯住，地下又濕，這便怎生算計？」耿氏道：「你家住在何處？怎麼不同個男人出來？」那婦人道：「家下離此有四、五里路，一向自己往來慣的，那裡知道今日下起雨來。」耿氏見他衣服濟楚，說話溫存，不象個下人，遂留進去，與丁氏相見。

丁氏一看，似有些認得，卻一時想不起。大家把些寒溫套語，問了一番，又將些家常事，互相細問，甚是投機。

此時天又漸漸昏黑，況無雨具，丁氏便留他住下，他也不甚推辭。吃了夜飯，便到丁氏房中同睡。

上得牀來，那婦人卻不去小衣，與丁氏一頭睡了。問道：「大娘這等青春，官人去世，夜間可覺寂寞？」丁氏道：「這也是命中所招，無處說苦。」那婦人道：「已往的苦是不必說了，那將來的樂處怎麼不去尋趁？」丁氏道：「我在家中，叫我何處去尋樂？」那婦人道：「不是我得罪說，那節婦牌坊料想輪不到大娘，何不相交個有情少年，也不虛度一生。」丁氏聽得卻不答應。那婦人知是可以情動，便把趣話津津有味的講與他聽。此時丁氏淫興大發，不住口的歎氣。那婦人又道：「大娘，我有一個法子，與你暫時取樂一番，你心上何如？」

丁氏又不答應。

遂伸手去摸他，並不遮掩。缺二十字原來不是婦人，卻是一個男子。丁氏正在饑渴之際，也不暇致詳，把一個身子只來。那人又是一員，不肯容易服輸，足更次，方才雨散雲收。

丁氏十分快活，問道：「你是那個？怎麼假妝女人，卻來奸騙我？」那人道：「在下姓都，賤名士美。前日見了大娘，心上萬分愛慕，又知是青年守寡，轉替大娘寂寞，故此大膽冒犯。

今幸得以親近，實是天緣。」丁氏道：「怪道你的面龐，似曾見過。

只因改了女妝，一時看不出。我今事已如此，一個身子已交付你，只是你有空便來，不要有了別個，把我撇在腦後。」

士美道：「承大娘不棄，正是恩深莫報，怎敢有別樣心。」兩個說得高興，缺六字各自睡去。到天明起來，梳洗停當，謝了耿氏，又與丁氏叮嚀幾句，遂出門別去。

從此之後，朝去夜來，已有一個多月。子芳因出外日多，在家日少，到也不在心上，獨有耿氏甚是疑惑。一夜等他們睡後，遂悄悄去張他。只見桌上一燈照著，不見什麼女人，竟換了一個男人，正在那裡缺二十九字。耿氏看得不耐煩，轉身就走。不料被門檻絆了一跤，忙自爬起，奔進房中睡好。士美明知耿氏張看，一來侍著子芳不在家裡，二來正在要緊頭上，一時抽身不得，便不及照看。直待完了，方才與丁氏說道：「我今出入甚不便當。始初慮你媳婦知道，如今已被瞧破，料想瞞不到底。不如也去弄他一兩次，塞了他的嘴，方為長久之策。」丁氏道：「是便是了。倘或他不肯相從，怎生區處？」

士美道：「只要大娘幫扶，想出一個妙計，一定得他人我圈套才妙。」兩個商量一會，天色已曉。士美依舊妝作婦人別去，不

在話下。

且說耿氏，看見丁氏那些肉麻光景，心中十分鄙薄，等子芳回家，遂說與他知道。子芳吃驚道：「不信有這等事！你且不要說破，我自己見過，方信是真。」又過了兩三日，與耿氏打過照會，只說要住店中，卻暗暗躲在家裡。原來子芳生性極孝，雖是晚母，每事必要稟命，故此丁氏得以放膽行事。

當下忽見子芳又不回家，滿心歡喜，隨到門首，約了士美進來。你道士美為何這等便當？皆因他每日晚間，就來伺候，一等丁氏出來，得了好音，縱使風雨，也不敢爽約。有這原故，不惟沒有虛夜，並不曾與子芳相遇一次。

此時，兩個到了房中，也無暇更及他事，脫下衣服，即便。

那些得意樣子，卻被子芳一一瞧見。心中大怒，思量要去喝破他。但礙著丁氏不好看相，況又家醜不可外揚，萬一別人知道，自己怎麼做人。躊躇一回，道：「不如使他們知我識破，暗地絕他往來，才為妥當。」算計已定，遂去寫起一張字，黏在房門上。那字上寫道：平子芳是頂天立地好男子，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屑。何處亡八，肆無忌憚。今後改過，尚可饒要若仍怙惡不悛，勿謂我無殺人手段也。特此諭知。

子芳黏畢，自去睡了。

再說士美狂蕩一夜，略略睡去。醒來，正要商量耿氏之事，只見天色大明，遂披衣起身。開門出來，只見門上有字一張。

念過一遍，唬得魂不附體。急忙奔出大門，方才拾得性命。丁氏便悄悄的揭來藏過。自此月餘不相往來。子芳也放下心腸。

一日，正坐在店中，只見一個軍校打扮的人，走人店來，道：「我們是都督老爺家裡。今老爺在此經過，要買綢緞送禮。

說此處有個平雲峰是舊主顧，特差我來訪問。足下可認得麼？」

子芳道：「雲峰就是先父。動問長官是那個都督老爺？不知要買多少綢緞？」那人道：「就是鎮守雲南的。今要買二、三百兩銀子。雲峰既是令先尊，足下可隨我去見了老爺，兌足銀子，然後點貨，何如？」子芳思量：「父親在日，並不曾說起。今既下顧，料想不害我什麼，就去也是不妨。」遂滿口應承，連忙著扮停當，同了那人就走。

看看走了二十餘里，四面俱是高山大樹。不見半個人煙，心上疑惑。正要動問，忽見樹林裡鑽出人來，把子芳劈胸扭祝子芳吃了一驚，知是剪徑的好漢，只得哀求。

指望同走的轉來解救，誰知那人也是一伙。身邊抽出一條索子，綁住子芳。靴管裡扯出一把尖刀，指著子芳，道：「誰叫你違拗母親，不肯孝順。今日我等殺你，是你母親的主意，都不干我等之事。」子芳哭道：「我與母親雖是繼母，卻那件違拗他來？設有違拗之處，便該名正言順告到官司，治以忤逆之罪。怎麼叫二位私下殺我？我今日死了，也沒有放不下的心腸。只可憐祖宗積德，竟到絕嗣的地位。」說罷，放聲大哭。

那兩人聽他說得悲傷，一時起了惻隱之心，便將索子割斷，道：「我便放你去，你意下如何？」子芳收淚拜謝，道：「這是重生父母了。敢問二位尊姓大名，日後好圖個報效。」那兩人歎口氣道：「其實不瞞你說，今日要害你，通是我主人都士美的意思。我們一個叫都仁，一個叫都義，生平不肯妄殺無辜的。」

適才見你說得可憐，故此放你，並不圖什麼報效。如今你去之後，我也不好回覆主人，只索到別處過日子。」說罷，遂舉手向子芳一拱，竟大踏步而去。

子芳見他們去後，重又哭了一常展轉思量，甚可痛恨。

也不回家，就在城外借個僧舍住下。尋了一把尖刀，每日在路上伺候，要結果都士美性命，卻再遇不著。心上雖是焦躁，亦無可奈何，只好慢慢的相守。正是：有恩不報非君子，遇恨無仇枉丈夫。

按下子芳，再說士美自叫都仁行事之後，在家等了一日，不見回音，又過了兩天，不惟沒有回音，連這兩人竟無一毫影響，未免有些慌張。卻又想道：「他的妻子都在我家，也不怕他有別樣心腸。只是怎麼不早些下手，弄這幾日，不信還不能夠完事。」心上雖如此說，終覺愁悶不過。

挨到黃昏，遂到平家與丁氏說知。丁氏道：「此計雖好，太覺毒了些。但今事已如此，愁也何益，不如快活一番，再作商議。」兩個遂脫下衣服。丁氏正在饑渴之際，湊著不肯輕放。

直到二更時分，方才歇息。自此之後，認了親戚，毫無忌諱。

又過了四、五日，一夜，忽聽門首人聲嘈雜，大鬧一個不住，正不知什麼緣故。士美悄悄出來探聽，只見一派火光，照得四處通紅，那些老幼男女號哭奔竄，後面又是喊殺連天，炮聲不絕，老大吃了一驚。連忙上前叩問，方知李家兵馬殺到。原來那時正值李自成作反，連合張獻忠，勢甚猖獗。只因太平日久，不惟兵卒一時糾集不來，就是鎗器械，大半換糖吃了。總有一兩件，已是壞而不堪的。所以一遇戰鬥，沒一個不膽寒起來。那些官府，收拾逃命的，就算個忠臣了。還有獻城納降，到做了寇的嚮導，裡應外合，以圖一時富貴，卻也不少。

那時荊州府也為官府太平日久，遂不及提防，弄得老百姓們妻孥散失，父子不顧。走得快的，或者多活幾日；走得遲的，早入枉死城中去了。有首《亂離詩》為證：擾攘兵戈苦戰爭，那堪夢寐亦心驚。

何時穩坐茅研下，野老相逢話太平。

當下士美得知這個消息，嚇得魂不附體，一逕往家奔來。

不料這條路上，已是火燄冲天，有多少兵恫聚集巷口，逢人便砍。他遂不敢過去，只得重又轉來，與丁氏收拾些細軟，也不與耿氏說知，竟一道煙兒去了。

幸喜李自成大軍未齊，一路不曾遇到兵丁，遂悄悄揀著幽僻小路便走。

此時約摸五更天氣，剛到城門首，忽然一聲炮響，張獻忠已領著許多兵馬殺進。那些百姓挨挨擠擠，卻那裡逃得及，盡被他砍瓜切菜的排殺過來。

士美看見勢頭不善，攜著丁氏，躲在一個人家。那家已是預先避出，只剩幾間破屋。士美料想無計出城，到把門戶關好，弄些乾糧吃了，同丁氏尋個密室住下。丁氏道：「我們死活存亡，未知怎的結果，不如趁此清淨所在，也是樂得的事。士美真個依他，把衣服權當臥具，也不管外邊搶劫。兩個俱在得意頭上，誰知兩扇大門早已打開，有許多兵丁趕進，直至那密室。

看見士美、丁氏，尚是兩個光身子，盡指著笑罵。士美驚慌無措，衣服也穿不及，早被眾人綁縛定了，撇在一邊。把丁氏也綁縛起來，又把他的腳，兩下拽開，也將索子扣住，係在兩邊柱上。缺一百零九字遂扯士美過來，割他的物，塞進口，方才戲笑一回，打哄而去。那士美、丁氏，眼見得不能活了。

可憐正好風流，都死於非命。正是：

一樹好花才放處，妒風惡雨又相殘。

為人莫作欺心事，說與姦淫仔細看。

都士美、丁氏已結過一案，如今單說子芳。自從守候士美，不能相遇，心緒不寧，獨自對著一盞殘燈，甚是淒楚，心上想道：「明日不如殺死他一家，拚得償命，也出了這口惡氣，強似被他謀死，沒人報仇。」又思量：「妻子在家，不知怎的光景，不要也著那亡八的手。」越想越恨，再睡不著。忽然一片聲響，有和尚喊進來。子芳吃了一驚，忙起來問其緣故。那和尚道：「李殺來了，城已攻破，快些逃命。」說罷，急忙忙的竟自奔去。子芳聽得分明，一個身子浸在雪裡面。這番不惟算計士美不成，連自己的妻小家貲保全不定了。但事到其間，除了逃命二字，也無別樣計議，只得奔出門來。向城中一望，火光燭天，喊聲不絕，遂頓足道：「如今性命卻活不成了，身邊並無財物，叫我那裡存身。我的妻子又不知死活存亡，到不如闖進城去，就死也死在一處。」剛

要動腳，那些城中逃難的如山似海擁將出來。子芳那裡站得住，只得隨行逐隊，揀著山徑小路，慌慌忙忙的走去。

約行三、四十里，看見路旁有個古廟，他便進去，暫憩片時。只見先有許多，也躲在那裡。他剛走到，一個身子尚未站住，又聽得一派喊殺之聲，將次到來。那些人都紛紛的避了出去。獨有他腹中饑餒，一時走不動，勉強爬上神座，就向幔裡躲著。忽然腳下踏著一件東西，他也無暇拾顧直待不聞聲息，不象有什麼兵馬來了，方才提起。打開一看，卻是一包銀子，約有百十多兩，又有些金銀珠翠，遂自想道：「必定方才那些人遺失在此的。也是我命不該死，故此絕處逢生。」心中十分快活，重又細細看去，又有些疑惑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原來件件都象個自家的，又看一根簪子上有打造的年月日時，鐫刻分明，是一發不消說了。只不知怎的卻在此處，甚是解說不出。連忙出門，要追趕那一起避難的，打聽消耗。不想走了一程，已無影響。他也心灰意懶，只索放過。

當下遂尋個人家，買頓飯來吃了，就借宿一夜。

明日，謝別主人。要覓個安身之處，但不知往那一路方才平靜些。正在躊躇，忽見幾個人各背著包裹，急急的奔走。

子芳向前問道：「列位往那裡去的？」那人道：「我們是江南人，在此做客，不想遇著荒亂，如今只好回鄉，待太平了再來。」

子芳道：「在下正苦沒處避亂，倘得挈帶，感恩不淺。不知列位意下如何？」那人道：「這個何妨。」子芳就隨了眾人，行了一個多月，方到揚州。

幸喜那裡尚是太平。子芳便買下一間房子，到蘇杭販些雜貨，開個小店度日。過了幾月，那李自成攻破北京，百官就在南京立了弘光。子芳店裡，正有些生意。

又過了幾日，聽得說吳平西要替先帝報仇，借了大清朝兵馬，殺敗自成，把各處擄掠的婦女，盡行棄下。

大清朝諸將看見了，心上好生不忍，傳令一路下來，妻女失了來相認的，即便發還。子芳得了這個消息，恐怕自己妻子也在裡頭，忙去打探。問了兩三日不見一些音耗。

直至第六日，有人說一個荊州婦人，在紅旗營內。原來大清朝兵馬，有八旗各色。那八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紅旗鑲紅旗正藍旗鑲藍旗正白旗鑲白旗每一旗自有主將統領。手下有固山、章京、牛錄、帶子、披甲，許多名目。當下子芳到紅旗營裡，說了來情。就領那婦人出來，與他識認，卻不是子芳的妻子。及再訪緝，沒有第二個荊州人了。他遂歸家，想道：「我的妻子，不知死活存亡。」

那個婦人，面龐到也秀美，不如權娶在家，消此寂寞。且到太平了，到故鄉去，再尋妻子，料也無妨。遂到明日，寫張領狀，袖了十來兩銀子，向營裡來，贖了婦人。領到家裡，獻過和合紙，吃了夜飯，同上牀來，免不得做些正經。有《黃鶯兒》為證：何處最難熬，在他鄉苦寂寥，兩人心事誰知道。今朝運交，今宵興高，枕邊互把心肝叫。

樂陶陶，顛鶯倒鳳，一夜好風騷。

一時雲收雨散。子芳問道：娘子尊姓，可有丈夫麼？」那婦人道：「母家姓方，丈夫都士美。那逃難這一夜不在家裡，可憐天大的家私，盡被搶散。我的身子，虧了我的家人在那裡做將官，故此得以保全。」子芳聽得，暗暗吃驚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都士美的淫報如此，不道他的妻子，就來伴我。」

只是他說兩個家人，卻是那個？」方氏又道：「兩個家人，叫做都仁、都義。也是丈夫一日叫他出去，不知怎的就做了官。」

如今隨征福建去了。」說罷，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子芳問道：「為何如此？」方氏道：「據他們說，我丈夫與一個婦人，俱死在荊州空屋裡。不知此信真假，求你細細打聽。若沒有死，寄個信去，叫他來相會。你用的銀子，加倍奉還。若真正死了，我要好好安葬他，也是夫妻情分，那時便一心一意隨你了。」

子芳道：「我自然用心訪問。」私下暗想道：「那婦人必是丁氏。他兩個算計害我，不料也有今日。此信到確然的了。」自此過了年餘，四方平靜。子芳要回故鄉，訪耿氏下落，就收拾行李，辭別方氏道，「你耐心在家，我去兩三月便來。倘有好消息，同你歸去未遲。」再三叮嚀而別。

子芳一路行去，但見那些村鎮人煙稀少，甚覺傷心。

正是：

青山綠水依然在，恨少桃源可避秦。

為問春來舊燕子，一村有幾昔年人？

不一日到了荊州。到了自己門前一看，只見一派通是土堆，那裡認得平家基地。子芳到此地位，悲傷起來，遂放聲大哭一常天色已晚，尋個寓所住下。那主人家就是舊鄰，兩下相見悲喜交集，問了寒溫。子芳便把都士美要謀死他，並自己避難揚州的始末，備細道過。那主人歎道：「可見天理原是近的，你不曾死，他卻死了。」子芳道：「信可真嗎？」主人道：「怎麼不真？」因指著對門一個空場道：「就在這所房子裡，我那時親眼見的。如今尚在這地下。」因把丁氏及士美死的光景，一一說出來。當下吃了夜飯，各自歇息。

明早，子芳僱人掘開，但見兩副枯骨，卻辨不出男女。一堆上一條石頭，上寫「都士美埋此，都仁留記」幾個字。子芳看見悽慘，只得備棺收殮。又叫和尚做些功德，焚化了。那主人問道：「足下與士美這等深仇，到收殮他？」子芳道：「不瞞老丈說，繼母不幸，遭此一難，今（缺三個字）出了，故此一樣收殮。就是士美在生有仇，今既死了，我行些好事便了。」那主人歎道：「難得你這樣好人！」子芳完了殮事，就要謝別。主人那裡肯放，連忙備酒餞行，又相送一二里路，方才回去。

再說子芳完了丁氏一案，獨有耿氏尚無下落，心上好生愁悶。一日，走到一個鎮上，有個酒店，甚是幽雅。真個是：屋靠青山，門臨綠水。一帶闌干，朱紅漆就；幾張交椅，斑竹鑲成。桌上宣窯鼎器，半新半舊；壁間名公詩畫，不假不真。呼吆喝六，俱帶腰纏；送往迎來，何曾相識。果然座上客常滿，真個樽中酒不空。

子芳正在饑渴之際，遂走進，檢付座頭坐下。只見個少年酒保，甚是面熟，卻記不起姓名。那酒保見了子芳，便叫道：「官人，你一向在那裡？怎麼今日才得相會。」子芳吃驚道：「正是我有些認得你。你姓什麼？」酒保道：「這也可笑，過得幾時，就不認得我了。」因扯子芳到無人去處，道：「難道你的妻子也不認得？」子芳方才省悟。兩個大聲哭起來。子芳道：「我那處不尋你，你卻在這裡。這個打扮，叫我那裡就省得出。」耿氏道：「自當時丁氏和都士美淫蕩，我心上十分懊惱。正要等你回來算計，不意都賊陪著笑臉，挨到我身邊，作揖無恥。我便大怒，把一條木凳，劈頭打去。他見我勢頭不好，只得去了。我便央胡寡婦小廝來叫你。他說不在店裡，說你同什麼人出去了五、六日，沒有回來。我疑丁氏要謀害你，只是沒人打聽。悶昏昏的上牀睡了，眼也不曾合。忽聽得街坊上，亂喊不祝起來打聽，說是李□殺來。我便魂不附體，去叫喚丁氏，也不知去向。只得打個包兒，同眾人逃出城來。去了二、三十里，再走不動了，在一個廟屋裡頭歇息一會。坐不多時，又聽得喊殺連天，只得向前亂跑。」

那裡知道一個包兒，竟遺失了。我自想命苦，要去投河。

幸得胡寡婦同行，再三勸我，只得同他借寓在他親戚家中。

住了三、四個月，回到家裡，也無家可住了。思量要尋你，我又是一個女人，路途不便。尋思無計，只得扮做男人，四處訪問，並無音信。身邊盤費又少，沒奈何，只得寄食於人。除非酒店裡頭那些南來北往的多，或者可以尋你；不料竟在此相遇了。」

正是：破鏡一朝重得合，夢中從此免相思。

卻說子芳、耿氏，各訴避難的始末，回到店中。一時盡曉得他夫妻相會，沒一個不贊耿氏是女中丈夫，把做奇事相傳。

店主人卻又好事，備下兩桌酒來請他。一來慶賀，一來謝平日輕慢之罪。直吃到盡歡而散。

明日，子芳再三致謝。耿氏也進去，謝了主人娘子，就隨子芳到揚州來。一路上，子芳又把士美被殺及方氏贖歸的話，道將出

來。耿氏聽了，不惟沒有妒心，反而有些快活道：「他要調戲我，到不能夠。他的妻子，到被你娶了。天理昭昭，可畏如此。」一日，到了家中，方氏出來迎接。兩人甚是相得。子芳把燒化士美之事，細細述與方氏知道。方氏也感激不荆自此竟住在揚州，生意甚是順溜，至今成了富翁。

那都仁、都義兩個，在福建敘功擢用，有事到京，路過揚州，在途中遇見子芳，有些認得。細問來由，子芳方曉得是救命恩人。留到家裡來，極盡賓主之歡。方氏也出來，謝他向日救護之恩。因說當日都士美這些事端，各各歎息。後來與子芳竟做親戚往來。這也是恩報恩的佳話了。

這回小說，卻有三個勸人的意思：戒人姦淫，是第一件；老年人莫娶少年妻，是第二件；閨門謹慎，不要女人立在門首，是第三件。再看中間，不淫的到底便宜，好淫的到底吃虧，這便是天理昭昭處了。